

天籁之音

The Bells

【美】理查德·哈维尔 (Richard Harvell) / 著

臧博 / 译

这是一段来自天堂的声音诉说
这是一曲诠释命运的痛楚旋律

《天籁之音》于读者之醍醐灌顶，一如《香水》让读者回味悠长。这是一部冲击感官、又震撼心灵的小说。

——萨拉·杜南特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天籁之音

The Bells

【美】理查德·哈维尔 (Richard Harvell) / 著



这是一段来自天堂的声音诉说
这是一曲诠释命运的痛楚旋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致读者

从小到大,我都称呼摩西·弗洛本为父亲,但他根本不可能是我父亲。尽管始终明白我是别人的“种”,可歌圣摩西·弗洛本还是一直把我当儿子,我也叫他一声“父亲”。如果有人胆敢问起这件事,他总一笑置之,好像这问题愚蠢透顶。“他当然不是我儿子了!”他会说。“别开玩笑。”

每当我鼓起勇气问他关于我自己的身世,他会伤感地看着我。“请不要,尼古拉。”他会沉默一会儿,然后这样说。似乎我们曾经对此事达成过什么君子协定,我现在却食言了。慢慢地,我开始明白,我永远无从得知自己的身世了,因为只有我父亲知道这些秘密,而且,它们会跟着他一起进入坟墓。

除这一点之外,我所拥有的一切,足够其他同龄的孩子们羡慕不已。从威尼斯到那不勒斯,最后到伦敦,我一直陪在他身边。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直到我去牛津上大学。即便在那以后,当我开始自己那份无关紧要的事业后,我们彼此分开的时间也从未超过两个月。我去欧洲最负盛名的歌剧院,听他一展歌喉。我也曾在马车里陪在他身边,车外成群崇拜者追赶着马车苦苦哀求他露一下脸,哪怕只是微笑一下。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却从来未曾了解到一点点关于可怜的摩西·弗洛本的事情,最多就是知道他是闻名遐迩的歌圣:他轻挥手,就让贵妇们神魂颠倒;他歌声低回,听者皆动容而泣下。

所以,去年春天父亲去世之后,我在他的遗物中发现这一摞纸,您无法想象我有多么吃惊。更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些遗稿中,我竟然发现了许久以来一直苦苦追索的问题的答案:父亲和我的身世;我名字的来历;关于我的

母亲;还有那加在他身上的罪恶一幕。事情到底如何发生的,他从来都缄口不言。

尽管从字里行间都能看出,这些文字是专门留给我的,但我坚信,他会乐于让世人知道这些故事。他是一位歌手,请不要忘记这一点,当他歌唱时,总会打开窗户,街上行走的男男女女,在经过窗前时总能听到他天使般的嗓音。

尼古拉·弗洛本

1806 年 10 月 6 日于伦敦



第一幕

1

故事要从几口神奇的大钟讲起。它们总共三口,是用破旧铁锹、耙子、锄头、破铁锅、钝了的铧头还有生了锈的旧炉子等材料铸造而成。每口钟在铸造时,都熔进了一枚金币。它们看起来黑黝黝的,表面很是粗糙,只有钟口的边缘处一溜的铮亮,那是因为无数次,母亲都用她的铜槌敲打在钟的这个位置上。母亲身材娇小,刚好能在钟楼里,在这三口钟下跳舞。伴随着旋转的舞步,她轻快地在光滑的木地板上掠过,手里的铜槌同时敲在钟上,金属撞击声顺着钟的顶端一直游走到她跳起的脚尖。

所有乌里山谷的居民们都认为,它们是世界上声音最大的钟,不过我现在已经见识过声音比它们还要大的。它们被挂在乌里山谷最高的地方,确实声震四野。钟声可以从琉森湖一直传到圣哥大路上。钟声问候过来自意大利的商贩;当瑞士的士兵们穿行在乌里路上时,他们不得不用手捂住耳朵。当钟声响起时,连附近的牛群都拒绝前行,最肥胖的人也没了食欲,因为捧在手里的碗随着钟声震颤不已。就连在附近吃草的奶牛,也早就变得耳聋。虽然在早上、中午、晚上我妈敲钟时,年轻的牧者都躲在棚屋里,听力却也落得像老年人一样差。

我就出生在这里,在那个教堂顶上的钟楼里,也是在那里长大。遇到天气不错的日子,我还可以在阳光下酣睡。只要妈妈不挥舞铜槌,就会抱着我待在钟楼里,这里虽有四堵墙,却不遮风不挡雨。她替我挡住寒风,抚摸着我的脸颊。她从未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不曾与她交谈,但当我咿呀学语之时,她一直看着我的嘴巴。她经常逗我笑,而当我会四处爬动时,她拽着我的腿,以防我从钟楼的边缘掉下去丢掉性命,那下面可都密布着尖锐的石头。她教我



学会走路。我的每只手里都紧紧握着她的一根手指，随着她一圈圈走，一天之中，钟楼的每个边沿我都会经过上百次。要论空间大小，我们的钟楼就是个小天地，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说，这地方简直像监狱。但要论声音，钟楼是世界上最强悍的地方。这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蕴藏在这口钟的身体里，母亲敲击它们的一瞬间，这些美妙的声音就被释放到人间。那么多人听到过这雷鸣般的、环绕在山林间的钟声。他们要么对之咬牙切齿，要么被它强大的力量鼓舞，还有的会为听到这钟声而兴奋异常，甚至在激动过后两眼变得无神，四顾茫茫；也有人在钟声的掩盖下，大声哭泣，释放出内心的悲怆。但他们并未发现这钟声的美丽之处。他们也发现不了。这钟声之美，只有母亲与我才配享受。

我也希望故事就这样开场，我的母亲还有那几口钟，我的亚当和夏娃才有的噪音，我的快乐还有悲伤。但这当然不是现实。我有一位父亲，我母亲也有一位她的父亲，就连这些钟也有自己的父亲。它们的父亲是理查德·柯奇玛，他在 1725 年的一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倚在桌边时，竟然认为看到了两个月亮。

他闭上一只眼睛，眯着另一只眼睛，这样看起来，月亮像个圆乎乎的绒毛球。他左右瞅了瞅：阿尔特多夫的广场上涌进了 200 人——这是一个处于瑞士联邦地图上最中心位置的小城，人们也以此为傲。他们聚集在一起庆祝今年的大丰收、新教皇就职。甚至这个和煦的夏日午后，也值得他们为之欢呼雀跃。这 200 人踩在能没去脚踝的烂泥里，手举满杯的用乌里产的梨做成的杜松子烈酒。这 200 人，个个都喝得与理查德·柯奇玛一样烂醉。

“静一静！”他突然喊了一声，已近午夜，四下里并没有其他声音，他的喊声传出老远，但听上去热情而清楚，一如转悠在他脑子里的想法。“我想说几句！”

“要说就说！”其他人吼道。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而在他们头顶，阿尔卑斯山在月光的映衬下，就像一口黑牙，看上去连牙龈都溃烂了。

“那些猪狗不如的家伙！”他站在桌子上，一边高喊着，一边举起酒杯，还差点摔下来。其他人应声欢呼，一起诅咒苏黎世那些猪狗不如的富人。他们还咒骂了伯尔尼的那些“臭狗”，这帮浑蛋有人有枪，只要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爬上山来征服乌里。那些家伙住在遥远的北方，甚至从未听说过乌里这地方。



在欧洲各国,这些诅咒过去 200 年里都少有人信奉,此刻却让柯奇玛醍醐灌顶。咒骂声让他激动到流下泪水——眼前的这些人,原来都是他的兄弟!但他该如何应答呢?他能向他们承诺什么呢?他什么也做不了。他无法为这些兄弟姐妹建造堡垒,更无法为他们配置枪炮。他虽然是乌里一带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也没有富裕到能够武装起一支军队。他更无法用自己的智慧让这些人内心平静下来,因为他也没有雄辩的口才。

正在这时,他们全都听到了一个声音,这正是柯奇玛内心所祈求的。一阵钟声,让他们抬起自己呆滞的双眼,望向天空。有人爬上了钟楼,敲响了教堂的大钟。这是柯奇玛所听到过的最美妙,也最触动心灵的声音。这声音传向每家每户,徘徊在山野之间。这巨大的声响,甚至把他的大肚子也震得微微发麻。当钟声停息,突然到来的沉寂如此温暖而滋润,一如流下他脸颊的泪水,他抬手轻轻擦去泪水。

他向这群人点头致意。这 200 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应。

“我会为你们铸几口钟。”他轻轻念叨几句后,又将自己手中剩余的酒泼向夜空。他抬高嗓门喊,“我还会修建一座教堂来盛放这些大钟,把它们建在群山的最高处,让钟声响遍乌里的每一寸土地!它们将是世界上声音最洪亮,也最美丽的黄钟大吕。”

人群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欢呼声。他也像胜利者一般高高举起双臂。他一饮而尽,烈酒甚至浸湿了他的眉毛。紧随其后,所有人也将自己手中的烈酒喝干,见证了柯奇玛的誓言。

喝干杯中最后一滴酒后,柯奇玛朝后踉跄了几步,脚下一绊就从桌上摔了下来。这一夜,他就在烂泥里沉沉睡去,梦中也没有忘记造钟这件事。

柯奇玛醒来时,睁开眼睛的一瞬间,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圆圈的蓝天,四周密布着 20 张写满恭敬的面孔。

“请带我们一起干吧!”他们诚挚地恳求道。

或许是充满敬意的言辞,让他立马有了力气,他翻身站起来。但咕嘟咕嘟喝下剩余的七八杯酒后,他更觉得头重脚轻了。再变得清醒一点儿时,他迷迷糊糊地发现自己一马当先,身后跟着一溜人马:共有 50 匹马;几辆马车里坐满了妇女;小孩子跑过草地,和小狗追逐打闹。他其实并不知道该带这些人去哪里,因为直到那天,他才意识到,山林中充满危险,尽是不安之地。但是,现在他带领大家来到乌里路,这条路通往罗马,他们甚至可以去朝觐教皇。可正在



他们走向那阳光照耀下的雪地时，他突然灵机一动，转身向山顶开拔。

他们越爬越高，几乎到了山顶上的积雪带。柯奇玛带领追随着他的 500 名乌里人，到达一块高耸的大岩石前，这时眼前豁然现出一座大峡谷，路易斯河就像一条白色的细线将两侧的山峰密密缝合在一起。

“就这里，”他说，“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所有人跟着高喊。“这里！”

他们回头看脚下，原来的小村庄，现在看上去不过是一簇簇简陋的破屋子。而眼下，出现在村民们和他们那些瘦骨嶙峋的耕牛眼前的，却是一座令人敬畏的，有如艺术品般的山峰。

我所描述的这个久为饥荒所困扰的小村子，正是奈波马特。我就出生在这里（我盼望着它能被大火夷为平地，或者被雪崩彻底掩埋）。

柯奇玛的教堂在 1727 年时建成，都是乌里人自己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而当冬日来临时，不论炉子里烧了多少柴火，这座教堂却总那么冰冷，如同它所处的这座高山。这是一座低矮却很结实的教堂，外形像只靴子。他们又请求主教派一位能够忍受寒冷和寂寞生活的教士来主持这座教堂。几天之后，村民们就收到了主教大人的答复，而一位眉头紧锁的年轻教士随后出现在柯奇玛的面前——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神父，名叫卡尔·维克特·冯德拉。“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主教的信上写道，“他能够承担在边远地区的工作，他能够忍受任何寒冷的工作环境。你们一定要把他留住，别让他回来了。”

现在，这座教堂有了一位主人、十二张粗糙的木头长椅，还有一个屋顶，至少能不受风雨搅扰，但这里还缺少一样东西，而那正是柯奇玛曾经向村民们所承诺过的——钟。于是，柯奇玛收拾行装，吻别妻子，声称他将前去拜谒圣格尔修道院，去那里的基督教世界，找到一位最伟大的铸钟人。在马车轱辘发出的嘈杂声中，他向北方进发，为了自己的家乡而外出求助，但是，他从此杳无音信，再也没有回来。

为了修建这座教堂，他的生活全被毁掉了。

一年之后，教堂封顶。可这教堂原本修建起来就是为了悬挂世上最美妙、最洪亮的钟，现在钟楼上连个牛铃都没挂。

乌里人骨子里透着骄傲，而且他们足智多谋。“不过是铸一口钟罢了，能有多难？”他们这么想着。他们拿出塑泥的模具，将各种铁疙瘩熔化，在钟楼上



安置了一些横梁,用于以后悬挂钟——这就足够了。或许柯奇玛就是被上帝派来,教诲他们造钟而已。

“上帝需要你贡献铁,”这样的呼吁不胫而走,“带上你家里的铜和锡。”

生锈的铁锹,断裂的犁,锈迹斑斑的匕首,裂了口的大锅,所有这些物件都被堆放在一起,很快就已经高高垒起,堆在阿尔特多夫广场上,而这里正是柯奇玛三年前立下誓言的地方。任谁捐献铜铁,都会受到人群的喝彩。甚至有人将自己家里用来保暖过冬的煤炉也贡献了出来。“上帝保佑她”,当一位年迈的寡妇将自己的首饰也扔进大堆废铜烂铁中时,人们默默地为她祈祷。三个最富有的家庭联合起来贡献出三枚金币时,人们感动到流泪。最后,将这些破铜烂铁运送到山谷,用了整整 10 辆牛车。

那些没有贡献金属的村民,也没有坐视不管。他们连续九天九夜轮流看护冶炼炉,每当夜晚降临时,他们又把自己酒瓶里的每一滴烈酒贡献出来。当然,他们的贡献还包括一整副狼牙,一个刻了字的野山羊角,还有一大块锈迹斑斑的石英。

其中有 12 个人在将铁水倒进模具时被烧伤,留下的伤疤伴随了他们一辈子。第一口钟滚圆滚圆,活像一只火鸡,第二口钟大到里面足够容纳一只小山羊,第三口钟,也就是最完美的那个,足有一人高,动用了十六匹马才将其安放进钟楼里。

所有乌里人都聚集在山坡上,聚集在教堂下听那钟声初响。一切就绪后,人们将崇敬的目光都投向卡尔·维克特·冯德拉神父。他也回望村民,好像这群人不过是一群牛羊。

“请祝福我们,神父!”一位妇女怯怯地说。“您能否祝福我们的钟?”

他揉了揉鬓角,走到了人群前。他低下头,所有人也随着低下头。“神圣的天父,”他咽咽唾沫,嘟哝道,“请祝福这些钟——”他又吸了一下鼻子,向四周张望,然后低下头看一眼自己的鞋,脚下的牛粪兀自潮湿。“该死!”他嘟哝了一句。推开人群离开,留下村民们愣在原地。他们看着神父的背影,直到他进了自己的房子,那房子已经镶了玻璃,但还没有封顶。

鸦雀无声的人群看到柯奇玛的七个侄子毫不犹豫地走进教堂,一个人敲响了最小的那口钟,两个人敲响第二口,剩下的四个人敲响最大的那口。当钟楼里的第三口钟被敲响时,人们屏住了呼吸。

这时,最美妙也是最大声的那口钟开始鸣响。

钟声响彻山谷,整个山区的空气都在战栗。那声音像生锈的门轴一样尖



厉,又像雪崩一样震人心魄;像人的尖叫一样富有穿透力,又像母亲的低语,令人心神宁静。人们开始喊叫,四处躲闪,双手紧紧捂住耳朵。他们跌跌撞撞地往回跑,卡尔·维克特神父房子上的玻璃也被震碎了。人们紧咬牙关,牙齿都被咬坏,耳膜几乎被震破。一名妇女竟然被巨大声响吓得提前分娩。

当从远方山峦传来的回声停息,世界重归寂静,每个人都紧紧盯着教堂,生怕它会倒塌。这时,教堂大门突然被打开,柯奇玛的侄子们冲了出来,手捂耳朵,血流不止。在人群面前,他们狼狈不堪,就像小偷身上的珠宝等赃物被搜了出来。

人群开始欢呼,高举着手伸向天空。他们挥舞着拳头,眼泪流下脸颊。他们成功了!这是有史以来声音最洪亮的钟!上帝在人间的王国必将安定无忧!

人群慢慢退到山下。有一个人突然大叫,“再把钟敲响吧!”所有人听得胆战心惊,夺路而逃,并很快演化成一场踩踏——男人、女人、小孩、狗甚至奶牛都四散奔逃,有的滑倒,有的滚下泥泞的山坡。逃开的人们躲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就像刚从雪崩中幸存下来。接着又是一阵寂静。不久后,两三个人从房间里伸出脑袋,东张西望,又向远处的教堂看去。柯奇玛的几个侄子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事实上,在很短的时间内,教堂两百步以内就已经没有人影了。谁都没有勇气再去敲响那口钟。

“看那儿!”马上就有人开始喊道。孩子们指着远处,一个棕黄色的影子正在快速地往山坡上移动,看上去就像一团干草,被风吹着往前滚。那是人吗?不,肯定不是人影。难道是个孩子,一个小女孩?穿着又破又脏的衣服?

正巧村子里有一个又聋又傻的姑娘,她是这个村子里的“财产”之一。她总是用一种鬼一样的眼神盯着其他村民,好像她知道这些人小心隐藏起来的罪恶。所以,每当她走近,村民们就会用洗了衣服的脏水泼她,将她赶远点儿。当这位聋女爬上山坡后,紧紧盯着钟楼,因为她也听到了钟声。虽然她耳聋,但就像我们听到圣音时一样,她也在心灵深处感受到了同样的震撼。

村民们看着她一步步爬上山坡,心里都明白,一定是上帝将这名傻姑娘派给他们的,就像上帝将柯奇玛派来一样,让他送来石头修建教堂,送来铜铁铸造大钟。

她抬头看看钟楼,那神情就像盼着自己能飞起来。

“上去,”村民们低声说着,“上去啊!”

她并没有听见人们的催促。但记忆中的钟声引导着她跨过大门,走进教

堂，她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地上到处是碎玻璃——玻璃被钟声震碎了，所以当爬上教堂后面狭窄的楼梯时，身后留下了一串血脚印。在钟楼的第一层，有三根绳子从屋顶吊下来。她知道绳子是什么，也知道神迹并非来自这些绳索，它们只是用来引导她往上爬的。她继续沿楼梯往上，用头顶开楼梯口的盖板。钟楼的侧面都是开放的，没有安装围栏，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她在这里看到了四种景象：左面是光秃秃的山崖；正面是蜿蜒向前，通往意大利方向的峡谷；右手边是冰雪覆盖的苏斯坦路；当她爬过盖板口，而就在她身后拥着一群看客，就像苍蝇碰上腐肉。

她走到最大的那口钟下面，打量着它。这口钟周身黑色，表面坑坑洼洼。她伸出手，轻敲几下，它纹丝不动。她也没感到钟发出响声。就在一个角落里，散落着两根铜槌。她捡起其中一根，使劲向最大的钟体砸去。

她的肚子首先感受到钟的震颤，好像有一只温暖的大手在抚摸着那里。多年来从未有过谁这样抚摸过她。她闭上眼睛，感到一股暖流一直延伸到了腿上，紧接着向上沿着她的肋骨发散开去。她呻吟一声，继续用铜槌用力敲击，使出了浑身力气。暖流蜿蜒而上，从背部通到双肩。好像有一双手要将她举起来，让她飘浮在这声音之上。她一次次敲击，暖流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她又敲响第二口钟。先是脖子感到了钟声，还有胳膊和膝盖的后面也承受着声音带来的震颤。这声音撕扯着她，这双温暖的手好像打算将她撕裂，她感到自己原本纤弱的身体被拉长拉宽。

最小的那口钟，竟也让她的下巴感到了震动，她的耳朵虽然已经听不见，但却能感受到阵阵声波，这种声波带来的震动，甚至传到了她的脚弓上。她一次次地不停敲击。她将地上另一只铜槌也捡了起来，这样可以双手并用，轮流敲打。

在村里，村民们起初还为这样的奇迹欢呼哭泣。巨大的钟声盘绕在山谷和村庄之间。他们闭上眼睛，享受着自己创造的奇迹般的声音。

她一刻不停地敲着，持续了半个小时。村民们完全听不见彼此说话的声音。有些人为了让别人听见自己说话，开始抬高嗓门；大多数人只是坐在圆木上，或者斜倚在墙边，用手捂住耳朵。用来庆功的烤全猪早已准备好，酒桶也已被打开，但他们尚未得到祝福，如何举行宴会呢？

“快停下！”有人喊了一声。

“请安静！”



“够了！”

他们朝着教堂的方向挥舞着拳头。

“得有人制止她！”

虽然好多人都在吵吵，可谁都尴尬地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去叫她父亲！”大家吼道。“让他管教管教自己的女儿！”

老伊叟·弗洛本是一位牧羊人，他和老婆结婚 20 年后才生下这个女儿，但却是个畸形儿。现在他被推了出来。他不过 50 岁上下，眼珠已经深陷进眼窝，手臂也已经没有了力气，毫无生气地挂在他老迈的身体上。他用手背擦一下鼻涕，紧盯着那座教堂，好像他的任务是去杀死一头恶龙。一位妇女走了上来，用羊毛塞住他的耳朵，又用一条脏兮兮的长裤包住他的脑袋，在头后面打上结，看上去像围了一条围巾。

他对着旁边的一个人喊了几句什么话，这人就消失在人群中，不久后再回来时，手里多了一条驱赶骡子用的鞭子。

这段故事我已经听过无数次：勇敢的伊叟·弗洛本艰难地爬上山，一只手抓住裹在头上的那条长裤，以免它挡住眼睛，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鞭子。上山的小路被那些逃命般跑下山的村民们踩得遍地泥泞，他一个踉跄朝后滑倒，直接跪在了地上。他用手撑着地爬了起来。终于达到教堂时，他从头到脚都是烂泥，手里晃动着鞭子，不时甩出泥点儿。即便耳朵里塞满了羊毛，头上围着一条长裤，可每一下钟声还是把他震得头昏脑涨。

他走进教堂，一步步爬上楼梯，钟声显得越来越洪亮，脚下的楼梯都好像在颤动。他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但仍然无济于事。他不停地诅咒上帝，不该让他生出这么一个孽障。

爬上钟楼的第一层后，他看到绳子纹丝不动，但钟声却不断响起。他甚至开始头晕目眩，眼冒金星，这一瞬间，他突然明白：这根本不是上帝之钟！所有人都是被骗子了！这些根本就是魔鬼之钟！村里人全都被魔鬼愚弄了，他们为魔鬼建造了教堂，并为他铸造了这些大钟！

他转身冲下楼梯，但又回头朝头顶看去，透过屋顶上的裂缝，他看到一双鬼魅般的小脚在翩翩起舞。

在这个老迈而瘦弱的躯壳里，还残存有一点儿勇气。于是，他抓紧鞭子——好像这是他的利剑，勇敢地爬上通往钟楼的梯子，将那盖板推开一条缝，向上窥探。

她在跳跃着，原地打转。她全身或舒展或摇摆，甩开铜槌，砸到钟上时，铜槌会弹起并短暂停滞在空中。这钟声好似是从她身体当中发出，好像她不断敲击的钟，是她自己那昏暗的内心。每当她跳跃腾挪，靠近那钟楼的边沿处，好像随时可能掉下去，但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引着她，让她脱离险境。她敲响最洪亮的那口钟：这声音就如同有人拿钻头在钻他的耳朵。

她眼中闪烁着的那种极度快乐的眼神，最终证明了伊叟的想法：他的女儿被魔鬼附体了。他一把推开盖板，艰难地从那狭窄的通道钻了出来。眼前的这位老人，曾经是一位战士。他用鞭子不断抽打已经着了魔的女儿，直到她瘫倒在地动弹不了。没多久，那不断鸣响的钟声，渐渐停息，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回响，在山谷间回荡着。就在他脚下远处的村庄里，人们爆发出欢呼，而他的女儿在低低啜泣着。

他将手中的鞭子扔在她身旁，独自下山而去。他经过正在欢庆的村民时，脚下毫不停留。从此再也没有人在乌里见过他。就这样，在科奇玛之后，他是第二个因为这钟而消失的人，当然他并不是最后一个牺牲品。

而在教堂里，直到天黑下来，那女孩才能够稍微动一动。她抬起头来，看看父亲是否已经离开，这才爬起来。她的衣服上满是鲜血。后背上，鞭痕火辣辣地疼。她的耳朵本已聋了，现在也无法听到山下村民们高声的庆祝。她捡起铜槌，打开了那块盖板。

“明天，”她抬头看看那几口钟，“明天我会再来把你们敲响。”

第二天，她果然又来敲钟了，然后是第三天，然后是每个清晨、中午和深夜，直到她离开人世。

这个女孩的名字叫阿黛尔荷·弗洛本，而我，摩西·弗洛本，正是她的儿子。

2

我母亲的头发总是肮脏不堪，杂乱地堆在脖子上，她的胳膊极为强壮，肌肉一块块隆起，但在我看来，她的笑容如八月的阳光般温暖。我出生时，她已经在山间的小屋里生活了很多年，这间屋子离教堂不过几步之遥。不，这



其实并不准确。我母亲事实上就住在那钟楼里。她只会在钟楼里的条件极其恶劣时,才回到那简陋的小屋,比如山里的天气极为恶劣,太冷,或者盖满积雪,或者她肚子饿极了,需要吃一点村民们留给她的奶酪屑、冷粥,又或者夏日里电闪雷鸣,滂沱大雨袭击山谷,钟楼也无法幸免(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时候,钟也会不断鸣响,好似被魔鬼敲击。尽管她身上没有一块干净地方,一辈子都没有洗过澡,但每个星期她都会用山谷溪流里的冰水,将我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她用一只木勺不停给我喂饭,直到我撑得快要吐出来。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其他小孩怎么玩耍,过得怎样开心,更不知道他们怎样扮演国王、士兵,怎样一起快乐地跳舞、歌唱。我对自己的生活别无所求。四岁的我,只想静静地坐在那里,将我的双腿垂下钟楼的边沿;只想看着那群山,倾听美丽的钟声。

因此,对于村民们看我的眼神,我不以为意。这个孩子怎么对那钟声毫无反应?要知道正常人在五十步以内,都会被它们震破耳膜。那孩子从不说话,也从不在草地上奔跑玩耍,从不欢呼雀跃!那男孩竟然对卡尔·维克特·冯德拉神父最愤怒的吼叫声也充耳不闻?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那孩子是个残疾人。

但这个男孩却离他们很近,他常坐在自己世界的边缘,双目茫然地盯着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得出的景致。那是一个初夏,阿尔卑斯山区绿草如茵,草场如此肥美,以至于连人都会羡慕那些咀嚼着青草的牛群,以至于情愿俯身这些奶牛身侧,大口嚼一些嫩绿的草儿,直到嘴边的口水变成绿色,甚至一直顺着下巴流下来。远处的山顶上,成片的积雪堆积在坑洼处或峭壁下。往北,零零散散吃着草的绵羊,点缀在远方的绿色山尖上,好似乞丐头上的虱子来回游走。

这男孩一直在倾听。三口钟在他背后不停鸣响,他听到的刺耳的击打声,就像阵阵和声。每一口钟都像乐队中的一种乐器,所有不同的声音相互紧密叠加,但它们彼此的音高又各不相同,如同上千种不同的色调,汇集成一幅熠熠生辉的斑斓图画。在他脑子里,将这些不同的声音都收集起来,就像其他孩子们收集喜欢的玩具。他将这些不同的声音收集在一起,这让他时而面露笑容,时而神色凝重、牙关紧咬。他暗暗记住高飞的雄鹰在嘶鸣时的声调。他也收集到打雷的声音和土拨鼠的叫声。当他笑出声来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笑声也记在心头。那些钟声音极大,但却无法伤害到他的耳朵。他的听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锤炼而成,而且每一次震人心魄的钟鸣,都让他的耳朵更加灵敏。



当他母亲举起铜槌时，他听到了她的吸气声，而当她的手落下，发出呼气声；他还听到母亲破旧的袍子在腿上摩擦的声响；还有吊着钟的锈迹斑斑的支架发出的声音；还有暖风吹过屋顶上的裂缝，发出的呼啸声；教堂下面的田野里，奶牛们哞哞的叫声；甚至奶牛们吃草的声音；还有高高飞在天上的秃鹰的叫声；刚刚融化的雪水从山崖倾泻而下的声音，等等。

他还能听见，从那山崖上流下的水势湍急：因为他能听到小石子被推动和翻滚的声音；还有小水滴汇集成溪流，叮咚流淌；水泡涌动的小水塘里传出的轻快的水流声；那是瀑布的笑声。听到这些声音的同时，他并没有忽略另一种声音：那来自他母亲的嘴唇，她鼻子上的呼吸，还有经过她舌尖的气流。她的喉咙里发出呜咽。她的肺一张一翕。一个小孩子，会用自己的小手小嘴感知事物，他也是一样，不同处在于，他是用耳朵。他不放过每个声音，直到自己感叹：“原来这声音是这么来的！”

这不是什么魔法——作为一个见证者，我真诚地向您保证。他的听力并不会穿越山峦，更不可能听得到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情。这种能力，其实是他自己作出的选择。这个男孩，已经4岁大了，他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不能说话，不能写字，更无法读书——他只有选择“解剖”声音，这成了他最擅长的事情。这也是他的母亲还有那些钟赐予他的天赋。

所以，这个孩子高高地坐在钟楼的边缘，解剖这世界上能听到的任何声音。他选择了钟声，听它们所有的音律，将其解剖并分离开。他听取风声。他在风声里听到了我们所熟悉的海浪一样的声音：那里汇集着许许多多水流，混乱无序，却又似乎在按照上帝的某种规则井然有序地运行着。他最喜欢听的就是风吹过钟楼房顶的裂缝时，发出的尖锐的风声，或是风吹打在钟楼的边边角角时发出的呼啸，或者风在草地上，在深深的草丛中穿行的声音。

尽管每次听到新的声响，他都会分外欣喜，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声音并不只是用来听的，而是附着很多信息。从钟楼顶的缝隙中吹进来的风声，如果显得很低沉，那就预示着马上要下雨了。最让他心惊胆战的声音，是星期天早上第一批来做礼拜的人拖沓的脚步声，因为这种声音传来，就意味着母亲马上得逃到山顶上的洞穴里。等到几个小时后，卡尔·维克特神父的身影消失在山下的村庄，她才敢回来。他最痛恨的声音，是母亲的咳嗽声，因为那将意味着她会生病，每年冬天她都会大病一场，她的眼睛会失去神采，走路也像醉了一样毫无活力。

当他5岁的时候，开始四处活动，而且胆子也比他母亲大一点儿。他开始



仔细倾听村子里发出的声音：风吹在木头屋子上发出的嘎吱声，山坡下洗衣服的声音，甚至马厩里牲畜撒尿的声音都逃不过他的耳朵。他偶尔还能听到石子路上马车轮子发出的吱吱声。此外，还有狗叫声、公鸡打鸣报晓。在冬天，牛和羊发出各种叫声，好像每个畜栏里都关着一个疯汉。

人发出的声音令他难以忍受：呼吸、叹息、诅咒等，不一而足。他们时而咒骂，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欢笑，而上述每一类声音，又可以千差万别。但他的记忆却是无穷无尽的。听到有人说话时，回到钟楼后，他仍会记住这些语言。当他的母亲敲钟时，他大声模仿这些人的声音，对着天空叫骂，捂着嘴祷告——这样他的声音听起来完全像一个大舌头的农夫。

他最讨厌的声音当中，包括卡尔·维克特·冯德拉神父发出来的：他一瘸一拐的脚步声；他气喘吁吁的声音；他抿嘴的时候嘴巴发出的响动，就像一头牛犊子在吃奶；还有他打开《圣经》，并将其放在布道坛上的声音；他用钥匙打开空空如也的奉献金箱子的咔嚓声；还有当他向后靠，并用手挠背时发出的叹息声；最可恨的是他粗重的呼吸声。

你的声音早就暴露了你的老底，卡尔·维克特！就凭在我耳中听到的，这六年来你的所作所为，你完全应该永生受尽烈火煎熬！当你闭眼时，眼睑挤压眼珠的声音都逃不出我的耳朵。更不用说，在星期天的教堂里，你在祷告时，口水在喉咙里打转的声音了。我知道，当你看到布道坛下的教众时，你嘴里不干不净。还有，我听到了你急切而气喘吁吁地上山来找我母亲时，你的目的根本不是执行上帝的旨意；当你深夜猛砸我们这间陋室的房门，当你迫不及待，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到我家，虽然母亲听不到那是你的声音，可这些事全都逃不过我的耳朵。她含糊的呼救声，在你听来可能是一个弱智者的胡言乱语，但在我听来，是再清楚不过的求饶声。

3

村民们都认为，我的母亲脑筋不健全。她非常容易惊恐，表情看上去又总是那么野蛮；她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而且常常无缘由地大喊大叫，有时狂笑不止。她藏在山洞里，避开他们；她有时会赤身裸体跑到外面去；她在钟楼上养大自己的孩子；她从来都是用手直接抓着食物吃；她什么都不



在乎,除了自己的孩子和那几口钟。

好几次我都看见母亲爬上钟楼的椽木,这样就可以顺着悬挂第二口钟的横梁爬过去,再沿吊绳往下溜,直到用双腿卡在钟的中部,再用一只手紧紧抓住钟顶,另一只手拿着铜槌敲打,这样一来,那口钟只能发出闷响了。还有一天,她在最大的钟下堆起一堆圆木,站在上面,整个人都钻进了钟里,这样钟声从各个方向传来,连她身上的每片破布条都微微发颤。她偷来了一条辫子状的缰绳,把一头拴在横梁上,另一头拴在自己腰间,把自己吊在空中。她在这些钟之间摇荡,紧闭双眼。我觉得,她将自己也想象成了一口钟。

还有一次,她在钟上面糊了一层泥巴,然后敲击它们。她还在钟口的位置摆上一支燃烧着的火把,然后再不断敲击。敲钟时,她有时用手,有时用自己的头,有时还会用捡来的牛骨头砸,甚至使用过她在山洞里找来的一块水晶。有时候,她会非常沉默地坐在角落里,用一只手有节奏地拉拽钟的吊绳,以此来让这些钟发出声响。但不管怎样,她最喜欢的还是用自己独特的舞步:跳跃着用铜槌敲击,同时在钟声传来时,紧紧闭上双眼。

当我母亲敲钟时,她会像小提琴手调弦一样调节自己敲击的方式。“按住”脖子附近的“弦”,直甩动胳膊,她会用第二口钟敲出一种低沉的声音。如果“弦”被调在大腿,整个上半身舞动,最大的那口钟会被敲响。但如果“弦”定在脚上,全身几乎不动,那么我会听到最小的那口钟鸣响。每种声音,都会与她的身体共鸣,而这种共鸣在一场宏大的合奏中的最低声回响,传入我的耳中。我已经记不清母亲的长相,但是我记得这些声音。尽管它们并不会让我马上想起她的外貌,但当我闭上眼睛,听到她的身体与那些钟的合唱,她的面孔就逼真地呈现在眼前,好似我手中拿着一幅她的画像。

如果我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可能会被村民偷走,以慈善的名义让我当童工。但他们同意我始终留在母亲身边,是因为他们以为我和母亲一样又疯又聋。有时候,我看到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打闹玩耍,我也很想和他们一起玩。但每当我靠近这群孩子,他们就会扔石头砸我。

我和母亲在钟楼和小屋子之间生活了八年,从没有做过什么工作(除了敲钟。当然,我们没有把这事情当做一件任务,而是将其看做一种奖赏),也几乎从未做过饭,但我们却能享受村民们提供的清汤寡水的剩饭。

作为一个听声音的高手,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溜进村里的某个人家,在房间里仔细听声辨物,确认食物储存室里没有人后,我会进去拿一点儿上好